

佛典研究（初編）

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譜·叢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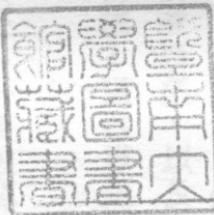
B948
30047
1

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

第二十七冊

佛典研究（初編）

山口益等著 一平等譯



中國書店

本冊說明

「譯叢」所收的佛典研究論集共分兩冊刊行。第一冊即本書——「佛典研究」（初編），第二冊爲續編。

本書收輯的十二篇文章中，第一篇「印度聖典的成立及其傳播」是對佛教聖典所做的歷史考察。除了這一篇之外，其餘各篇都是特定經論的解說或研究。其中，所解說的阿含、華嚴、般若、淨土、法華、涅槃、楞嚴諸經、以及大乘起信論等，都是佛教史上甚受重視的佛典，要瞭解佛法，尤其是大乘佛法，這些書是不能忽略的。而本書所輯譯的解說，正是研讀這些經論的入門指引。

在禪宗史上，「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」一書被認爲是禪宗起源的思想依據，但是學術界及佛教界的大部份學者則判之爲僞經。本書所收的「論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」一文，爲本世紀初期的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（1865—1934）所撰，是對此一佛學界衆說紛云的經典所作的全面研究。該文判此經爲日本人所撰，此等見解是否必不可易，固可商榷。然而其研究態度及意義，則值得省思。

此外，長井眞琴的「解脫道論與清淨道論的比較研究」，討論的是南傳佛教史上兩部重要作品的異同及內涵問題。「解脫道論」有中譯本，已收入大藏經中。但古來重視此書的我國大德並不多見。「清淨道論」是南傳佛學的綱要書，為南傳佛教中少數最受重視的佛書之一，可惜古代譯師未曾將它漢譯。幾年前，我國學者葉均居士才將它譯成中文（「譯叢」已將它收入，編入第⑧⑨⑩冊中）。長井氏的這篇研究，是這兩部書之相互關係的首次發現，在學術界頗受重視。

房中說典、更別說經矣。大其量大乘對起，最過譽不論無彈指。而本撰清淨論如珠似玉，華麗、端莊、醇厚、古華、堅美、閃耀晶瑩，以次大乘該言論等，結果轉述曳土甚受重視矣。卷二續一羅文持，其餘各譯皆是持文鑄錦也。釋佛與所空。其中，兩類鑄錦同會（）、漢二體爲附註。

「釋迦」一詞梵語典而宋譯東天竺兩報以計。第一輯日本舊「」利興始於「」呼識

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

佛典研究（初編）

山口益等著
一平等譯

目 次

壹、印度聖典的成立及其傳播.....	山口益等著·一平譯.....
序	
(1) 聖典——其意義及看法.....	
一	
聖典的成立.....	
(1) 佛陀的語言.....	
(2) 巴利語的語源——從地理的條件上看.....	
(3) 聖典的成立過程.....	
二	
聖典的種類.....	
(1) 巴利聖典——其內容與特色.....	
(2) 梵語聖典.....	
(3) 藏譯聖典.....	

(4) 漢譯聖典的形成	一一一	
三 聖典研究的歷史進展	一一一	
(1) 巴利佛典的研究	一一三	
(2) 梵語佛典的研究	一一七	
(3) 藏學資料及其研究的歷史	一一〇	
貳、大方廣佛華嚴經解題	今津洪嶽著・印海譯	二二二
一 本經在聖典中地位		二二三
二 大經與支流經之傳譯		二二四
三 華嚴經之大要		二二九
參、阿含經解題	今津洪嶽著・印海譯	二三一
一 阿含經在聖典中之地位		二三二
二 阿含及尼柯耶之意義		二三六
三 阿含經之成立		二三六
四 現傳阿含經所屬的部派		二三七

五	阿含經之傳譯.....	七五
六	阿含經典組織及漢巴文之比較.....	七七
七	阿含經之內容.....	
一	本經的梵本和蕃本.....	
二	漢譯諸經.....	八五
三	本經流傳史.....	
四	本經內容一瞥.....	九二
伍	淨土三部經.....	
一	緒言.....	
二	無量壽經.....	一〇五
三	觀無量壽經.....	一〇六
四	阿彌陀經.....	一〇九
陸	妙法蓮華經要義.....	一二九
	田島德音著·印海譯.....	一三五

一	佛教經典史與法華經.....	一三五
二	梵本及翻譯.....	一三八
三	法華經之論釋.....	一四〇
四	法華經之組織.....	一四三
七	悉達多太子.....	一五五
二	釋迦牟尼佛.....	一五六
三	釋尊一代說法.....	一五八
四	經典結集.....	一六〇
五	漢譯法華經.....	一六一
六	譯者羅什三藏.....	一六二
七	說時與說處.....	一六五
八	法華經之註釋.....	一六六
九	五重三段.....	一六六

十 釋題

一六九

十一 各品大意

一七一

捌、大般涅槃經解題

林岱雲著·印海譯

一九七

一 序言

一九七

二 本經在諸聖典中之地位

一九七

三 涅槃諸經

一〇〇

四 大般涅槃經之傳譯

一〇三

五 南北兩經

一〇五

六 大般涅槃經後分之傳譯

一〇八

七 涅槃經之流傳

一一〇

八 涅槃經之發展

一一八

九 內容一瞥

一一三

十 大般涅槃經疏目錄

一一三

玖、關於大佛頂首楞嚴經傳譯之研究

望月信享著·如實譯

一一三

拾、論「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」

•忽滑谷快天著•李孝本譯••••一五一

一	前言
二	內容
三	說時
四	主張
五	大小乘
六	一五四
七	一五三
八	一五五
九	一五八
十	一五九
十一	拈華
十二	付法
十三	拈華的時處
十四	注意

拾壹、解脫道論與清淨道論的比較研究

・長井貞琴著・・・二六九

一 著作者及其年代	二六九
二 與漢巴善見律的關係	二七六
三 漢巴二本的對照	二七八
四 結論	二八七
拾貳、大乘起信論解題	湯次了榮著・豐子愷譯
一 本論的著者	二八九
二 本論的流傳	二九三
三 本論的典據	三〇三
四 本論的大意	三〇五
五 本論的地位	三〇八
六 本論的組織	三一八

印度聖典的成立及其傳播

山口益 等著
一平 譯

序 聖典——其意義及看法

所謂「聖典」，即佛教的聖典。「佛教聖典」所包括的內容，雖有廣狹等種種不同，但，嚴密地說，一般「大藏經」則皆採用「大藏經」，又稱為「三藏聖教」（*Tripiṭaka*），即普通所謂之「一切經」。本來，稱為「佛教聖典」時，也有不包括所謂「一切經」的範疇，但，以印度的佛教聖典為其根源，後來，有在中國、日本所撰述者，才逐漸增廣，而形成今日的所謂「一切經」的範疇，因此，所謂「一切經」，或「大藏經」，不能不認為即為佛教聖典的根幹。

但，廣義的「一切經」經典，為何稱為聖典？原因是，將紀元前五世紀出生於印度的釋迦牟尼佛，所說之法記錄而成，即「聖語」的意思。本來，並非一切經典，皆直接來自

釋迦牟尼佛所說的聖語，但却無損於任何經典的價值。

現在，所謂的聖典，即指釋迦牟尼佛的聖語。關於這一點，首先要諮詢的，即所謂「聖語」的意義。下面亦將提到，相傳佛陀以「摩揭陀」的俗語說法。關於其言語，容待後述，但，今日吾等手中所有的漢譯大藏經，或者梵語的聖典、藏語的聖典，皆非直接記錄佛陀的說法，以此緣由，豈非不能稱為聖典？或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，其結果又當如何？

本來，所謂經典，是釋迦族之瞿曇，以當時的時代背景的思想來說的為其創始。但，佛滅後，佛陀的教法傳播於各地，這些經典即以佛陀的正法所傳播的諸地域的語言傳承下來，而於當地的文化環境中育成。因此，形成今日吾等手中所擁有的各種形式的經典。也就是說，形成佛教傳播各地域之經典的翻譯形式。因此，這些經典，可以說，就是佛陀的精神在當地的文化的類型中所成立的。因此，聽聞經典者，即如聽聞釋迦牟尼佛的音聲。

在經典中，皆以「如是我聞」的形式開始。此即表示此經典是歷史上的佛陀——釋迦牟尼佛（應化身）的說法內容。因此，佛教的聖典，乃透過經典讓我們皆能聽聞釋迦牟尼佛應化身的真實言教，而令我等皆能瞭解。若從我們的立場來看，即透過經典中所說的言語，而進入釋迦牟尼佛所說的佛法的世界。

如上所述，所謂的聖典，由於佛陀的教法依著時代的開展後，各自以聖典而流傳。總之，「聖典」爲流傳佛陀言教的說法，是不容置疑的。

本來，佛教的聖典，依佛教的術語來說，即爲「聖教」(Agama)。關於「聖教」，依「中論註」(梵文月稱著、二六八~九頁)所說，有下列三點，即：

所謂聖教，〔一〕直接知曉超感覺的對象，信其絕對無錯誤的人們紛至沓來，因此稱爲聖教。〔二〕令我等皆能了解普遍的真理，因此稱爲聖教。〔三〕以聖教爲所依，則此世間即能達到涅槃的目的，因此稱爲聖教。

如上所述，所謂的「聖典」，即爲能夠信仰的佛陀的言教，能令我等瞭解真理。

如上面所述，可以得知聖典的形式，故以「如是我聞」爲肇始乃具其深刻之意義，即佛陀的精神之表現；若以受持者的立場來說，則有於聽聞釋尊法音之同時，能保有從釋尊而來的真正傳統的信念，以此信念爲依據的意義。

一 聖典的成立

(1) 佛陀的語言

佛教的聖典語，本來並不限於一種，因此，聖典在佛教流傳的各地域，各以其地方的方言為基礎而成立，此種見解為一般所公認。

關於佛陀究以何種語言說法的問題，並非短時期能夠解決。例如：斯里蘭卡佛陀的傳說，稱為摩揭陀語 (*Māgadhi*)，摩揭陀語即所謂「巴利語」 (*Pāli*)。但，這種說法，却不能全信。本來，巴利語並非純粹統一之語言，乃由各種方言混合而成，在所謂的「巴利語」聖典中，有各種言語上的斷片，即其證明。

通常，在巴利語聖典中，其發展階段大約可分為四種，即：①韻文形式，②聖典中之散文，③聖典的註釋書之類，④後世之各種文獻者。（註一）於此種情況之下，難免有「佛陀所用的巴利語，究為何種階層之巴利語？」的設問。

但，依律藏小品（五、三三一、一）所云，佛陀曾經如此說。

「比丘們！准許以自己的語言 (*Sakaya niruttiya*) 學習佛語。」

關於上述之語，佛晗 (*Buddhaghosa* 五世紀頃) 曾作如下之註釋：

所謂 *Sakāya niruttiyā* *Sakā-nirutti*，爲自己的語言，即等正覺者（佛陀）所用的摩揭陀國的方言。

關於 *Sakā-nirutti*，有〔比丘各自之方言與〕佛陀自身之方言的兩種說法，總之，爲佛語（即摩揭陀語）的有力佐證。

但，姑且認爲佛陀以摩揭陀言語說法，此外，是否有較具體的能夠獲得實證的方法，以及與巴利語之間的關係如何，關於這一點，留待次節（巴利語的語源）詳述。

本來，所謂的「巴利語」，即廣行於現在的斯里蘭卡、緬甸、泰國、柬埔寨、寮國等南方諸地域的佛教（對北方佛教而言，稱爲南方佛教）聖典所用的語言。此種語言，並無如梵語般有所謂「言語學」的名稱，它僅具有南方佛教聖典的意義。本來，「巴利」是與註釋相應之語，即聖典的意思，因此在聖典（經律論三藏）中無法看到這一名詞，僅見於註釋書之中。關於這一點，在巴利語佛教中，一說到聖典，即意味着三藏的聖典，至於註釋（*Aṭṭhakathā*）、復註（*Tīkī*）或復復註（*Anuṭikā*）等，均有明確劃分之使用。

（註一）

此種有聖典意義的巴利語，至成爲語言的巴利語，約在十二世紀以後，正確地說，十